

现代都市情感小说

鲁书潮 王丽萍 ● 著

擦肩而过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现代都市情感小说

王丽萍 鲁书潮 著

擦肩而过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擦肩而过/鲁书潮,王丽萍著. - 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
2002.6

ISBN 7-5396-2147-8

I. 擦… II. ①鲁…②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1042 号

擦肩而过

鲁书潮 王丽萍 著

责任编辑:岑 杰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安徽巢湖地区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13.375

插 页:2

字 数:280,000

印 数:5000

版 次: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2147-8/I·1966

定 价:20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第一章

林天南作梦也没想到，一次短短的会议，会改变他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平静的生活。

会议是在上海召开的，应当说是一次行业性的小会，而且会议的名称叫“全国家庭装潢设计协会年会”，一点也不浪漫，也许还有一丝的铜臭——林天南是 H 省省立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，他参加这次会议，是交了一笔不菲的会费的，理所当然的，他也是这个协会的常务理事。

在进入宾馆大厅时，他偶然发现大堂边上立着另外一块指示牌，上面写着“家庭与法律研究会报到处”，边上站着许多衣冠楚楚的人。

律师们！一个和家庭装潢一同兴起的新行业，林天南会心的一笑：他们可以说都是这个社会的骄子。

办完报到的手续，时间还早，他转身来到与大厅相连的商场，他喜欢逛商场，特别是那些小五金小电器之类的柜台，从这些东西身上可以发现人类的机智和聪明。他拿起一个自动

的八音盒，饶有兴趣地上了发条，音乐响起来了，是什么音乐呢？这么耳熟！好像一片落叶飞过阳光明媚的秋日天空。

好像……好像在哪里听过这首曲子，一定！一定！

落叶向他飘过来，但林天南没能抓住这片落叶。

世俗生活的销磨，让他的反应迟钝了。

他放回了八音盒，走出了商场。

这时，他在那群律师中间，看到了平佳。

乌黑的头发一如从前，映衬得肤色愈加白润，一双剑眉深入发际，眼睛仍是弯弯的，眼眸中始终含着笑意，上面是一件ELLE短衫，下面是一件淡色裙子，她正在倾听着对方的讲话。

听说她结婚了，但她的身材一点也没有变得臃肿粗壮，她的颈项微微向前伸着，垂在额前的头发纹丝不动，这正是当年他最为动心的动作之一——即使她不说话，也好像有那么一丝温情的感觉。她的胸脯含蓄地突出着，与整个身材显得十分地匀称，连站立的姿态也仍是那样的挺拔，如果从后面看上去，正好是两个相连的倒三角，只是上面那个略小些。

如果从后面抱住她，把手放在她的胸前，再把脸埋在她的耳边，她会有什么反应呢？

林天南知道她会有什么反应。

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大概是十年前吧。

那美丽而健康的肉体曾经属于他，他了解这个肉体的需要和反应，并且深深地陶醉在其中。但最终，还是由于他的失误，他失去了她。

此时此刻，可以看出来，她活得很好，大概比自己还要好。

林天南悄悄地走进电梯，在电梯的大镜子中，他发现一个好像有点沮丧的自己。

他更没注意到，当他进入电梯的一刹那，平佳回过头，看到了他的背影。

二

人们都说有“第六感觉”，作为一个律师，平佳是不相信的，可作为一个女人，平佳又是相信的。

其实事情很简单，平佳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——那微低的头，稍稍往两边下溜的肩膀，天南，是林天南！

她要上前看看仔细，可是，一位熟人上前招呼住了她。

“哎呀，这不是平律师么，你好，越来越漂亮了，听说你成了大律师，马上要成立自己的事务所，真不简单，刚才在报名处看到你的名字，我还到处找你呢。”

她是谁呢？平佳怎么也想不起来，可是，她仍然微笑着说：

“你也很好啊，什么时候到的？”

“昨天，小李子也来了，她还要找你一起逛商店呢。”

噢，想起来了，可是，电梯的大门已经合上了。

“都来了，走，我们去喝一杯咖啡去。”熟人笑着说，拉着平佳的手。

平佳再次回头望去，只见电梯停在 10 楼。

很好，她和林天南分手也正是十年。

三

上海是个浪漫的城市，这种浪漫成为一种诱惑，让林天南

心中不安。

原来以为生活的压力,紧张的节奏会把人们的感情磨平,人与人之间不会再有什么闲情逸致了,就像那句老话: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……可是,人们常常会错误地估计了感情的力量。

他们两人的故事说起来十分地简单:大学恋人,一个学建筑,一个学法律,可以说是一对佳偶,但在毕业时,平佳留在省城,而林天南却回到了家乡——那是一个小县城,平佳要他放弃铁饭碗,留在省城自谋发展,但作为一个来自农村的青年,肩负着家人和乡亲的希望,他不敢走这一步,他老实地回到了县城,这样,他就和平佳失去了联系!

年轻气盛的时代,仿佛手中有用不完的时间,对于未来,一切都不在话下,只是因为年轻……

后来,他又调回了省城,但那是通过现在的妻子的关系而办成的,他现在正在努力地偿还这笔债务。

所以,他不能浪漫。

但是,电话终于响了起来,他拿起了电话。

“你好,林天南么,你猜我是谁?”

不用猜!他的心一下狂跳起来,多少年来,他胡思乱想的,不就是这个略带南方口音的清脆的声音么?

他好像一下抓住那片落叶了,那是十年前他第一次吻平佳时的那个秋日,一片落叶正好飘落在平佳的脸上,当他俯身去拿开落叶时,看到了平佳那洁白浑圆的胸脯……

四

咖啡厅，火车座，两人互相看着对方，毕竟十年了，大家都有变化。

“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，怎么样，都好么？”还是平佳打破了沉默。

林天南拘谨地说：“还行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今后多联系啊。”

平佳接过名片，看了看，说：“你是什么时候调回来的，为什么不和我联系呢？”

“太忙了，也怕打扰你啊，不过在报上倒是经常看到你的消息，真为你高兴，在学校时你就想当一名大律师，现在终于成功了，祝贺你。”

“你也很成功啊，首席设计师，不简单。”

名片在平佳的手中卷来卷去，她到底想说什么呢？

“这可不是在唬人，这要经过认真评议的，评委会里都是建筑界的老前辈呢。”

“没想到十年了，你还是那样固执，没变！”

“你也还是那样不饶人，你也没变呀。”

大家都没变，到底是什么在变化呢？

两人没有深谈，毕竟分别十年，这些年对方是怎么渡过的，现在对方又有一种怎样的生活，都不清楚，于是，他们象在外地相逢的客气的同事一样，互相询问回去的时间，正好，两人同一天回省城，于是，他们同时约好，订同一班车的车票。

然后，互相微笑着告别，走出咖啡厅。

只是，彼此握了手——握手的时间比朋友长，比情人短。

五

火车上。

窗外——闪过树木和房屋，火车飞驰着。

林天南和平佳面对面坐着，平佳将削好的苹果切了一小块放到林天南的嘴边，林天南下意识地看看周围，车厢里的人很少，于是，他张开嘴吃了下去。

平佳微微地笑了。

他真像一个偷嘴的孩子。

到了省城，下了车，出了站，他们互相点点头致意：

“再见！”

“再见！多保重！”

两个人好像很不情愿地分开。

但他们各自要走向不同的方向，在走的中间，他们还是忍不住地回了回头。

生命中第一次的爱情！今天，还有同样的感觉么？

他更没有想到，也是从那一天起，他的生活悄悄地发生了变化，以后，所有的故事，都向着和他们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着……

生活如流水，无法逆转……

六

下了出租车，林天南匆匆走进宿舍楼，刚到家门前，就听到从屋里传出吵闹的声音，声音一阵高过一阵，还有热水瓶爆

破的声音。

他加快了脚步。

他的心中有些发虚。

一开门，一只杯子一下子砸碎在林天南的脚下，他吓了一跳(莫不是在上海的事让家里人知晓了?)，于是，他睁大眼睛看去，只见屋里站着心慌的岳父岳母，还有四个从没见过面的大汉，其中一个大胡子坐在椅子上，大声地说：“去报警好了，去打 110 老子也不怕！欠钱还钱，天经地义，到哪里我都是有理的！”

李母，一个精明能干的老太太干脆地说：“你弄清爽，欠钱的不是我们！”

“老太太，你要弄清爽！是你的女儿啊！”大汉也不客气。

李父怯怯地一边收拾地上的水瓶和打破的碗，一边说：“那你找我们的女儿去么。”

“你看看欠条，你看清楚了！上面怎么写的？欠款人李小红及李家！李家是谁？是你们啊！”

李父李母上前看，大胡子大声地：“我丑话先说在前头，欠钱不还，老子就搬东西了！”

这时，他们才看到林天南。

儿子林林大声说：“爸爸回来了，爸爸回来了！”

李父李母一把拉住林天南：“天南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看看这怎么办才好。”

“怎么了？什么事情啊？”林天南胡里糊涂地问。

“天南！啫啫啫！这是我女婿林天南，你们找他！”

“天南！你看看他们，像强盗一样！一进门就摔东西！”

“你是这家的女婿？看样子这家你当家啊？”大汉问。

林天南看看李母，李母马上精明地说：“他当家！”

“好！”大胡子说完，一下子将欠条往林天南的面前一挥，“看清楚了吧？你小姨子欠了我们五万块钱，说好了是昨天还的，我给你们面子，今天才来拿，现在，怎么样？识相一点就还钱，我等着好了！”

林天南一时无所适从地看看大家，一下子好像反应过来了，连忙给四个汉子递烟：“来来来，有话好好说，先抽根烟，我刚从外地出差回来，不清楚怎么回事，你们慢慢说，有事好商量么，林林，你去睡觉，大人的事你别问。”

大胡子推开他的手：“少来这一套！当初你家的小姨子可是哭着上门来向我借钱的，说什么她男朋友要到日本去，还说一个月就连本带息一起还，我就怕看女人掉眼泪，好了，五万块出手了，现在多久了？一年了！她男朋友不会在日本不赚钱吧？一个月还钱变成一年了！我亏死了！少废话，还钱！不还钱就把李小红给我叫来！她逃到天边我都会把她找到的！”

说完，拿过烟就抽了起来。

李母说：“小红到外地去了……这几天不回来！”

李父也连忙道：“就是，她不回来！”

“不回来就找你们！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！”

另外几个汉子纷纷坐了下来，一副不拿钱不回头的样子。

李母一把拉林天南要到里屋，大胡子上前拦住了他们：“啊啊啊，有话当面说，别搞小动作！我不吃这一套！”

李母看看他，又看看林天南：“都是小红！天南，你手头要不先拿点出来？”

大胡子说：“这话上路，拿出钱来我就走人！”

李父：“天南，你就先为小红解个急么！”

林天南小声地、为难地说：“我……我不管家里的钱。”

李母白了大胡子一眼，小声地对林天南：“总有点什么外块吧？拿多少是多少！解解急么！”

林天南犹豫地，他看看四个汉子，“我刚刚拿到一笔奖金……这次开会发的。”

“多少？”

林天南：“一万，是我去年搞设计得奖的。”

李母高兴了：“还不快拿出来！”

林天南把一叠钱放到桌上，大胡子看看：“一万？”

林天南说：“我只有这些，你先拿着，等我找到小红，叫她再还你。”

大胡子抓过了钱，“我看你是个老实人，好，今天我就卖你个面子，说好了，明天我还来，直到拿全那四万块为止。”

他们走到门口，大胡子又回头：“明天，明天就这个时间，我准来！”

四个人走了。

李母李父松了一口气，林天南忙问：“小红到底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到哪里去了？”李父生气地说，一指里屋的大衣柜。

李母把门关好，对着里面大声说：“出来吧！”

里屋，李小红狼狈地从大衣柜里面出来了，她看看四周，然后松了一口气，“多谢，姐夫，余情后报。”

林天南也松了口气：“原来你在家？”

小红一笑：“怎么？你要我出来，让他们把我四马分尸

啊！”

“小红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跟这个马成龙都没有结婚，就被他这样骗啊！你为他借钱让他到日本去，现在轮到你来为他还债，你前世欠他的啊！他去了日本，怎么一点点钱也不寄回来，你打了欠条，躲得过今天逃不过明天的！”

“马成龙在日本到底怎么样啊？怎么说也都一年了。”林天南一边哄着林林睡觉，一边问。

小红在镜前梳头，说：“还好啊！”

“那怎么不见他寄钱来？你们不是说要结婚的？”李母说。

“寄钱寄钱，你们就知道钱！”小红开始烦了。

“小红！没见人家上门来了吗？邻居听到牙都笑掉了！”

小红看看他们，没有作声。

林天南、李父和李母都望着她。

小红又看看他们，突然一下子发作一样大哭起来！

大家一时间都愣了！

小红边哭边说：“马成龙……他……已经有三个月没有来信了！”

李母一听：“你写信找他啊！”

“我到处写啊，一同去的阿三说，他早就搬走了，东京这样大，哪里找他！”

“问他的家人啊！”

“他家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本来坚决反对我们好，现在巴不得我们出事看热闹呢！”

“总有他的下落吧？”

“我要有他的下落，我何苦连你们都连累啊！我不知道我不知道！找他的人就是找不到！我托阿三在东京的报上登广

告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！我到他家问，他们说话才难听呢，说什么你又不是我们的儿媳妇，我们不知道！我……没有工作，我到哪里找钱还债！”

李母一下子坐了下来，半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李父愣在那里，连连摇头。

林天南叹口气，说：“小红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”

“我倒霉成了这样！我说得出口吗！”

大家沉默着……李母一下子站了起来：“分头行动！老头子，你跟我到马成龙家去问个究竟！他们的儿子死到哪里去了，他们会不知道？钱应该由他们来还！”

“妈，他们不会承认的，借条是小红写的呀！”

“那好，天南，你跟小娟去借钱，我再叫老大拿点钱过来，明天能还多少是多少，不过马成龙家我会找上门去的，这件事不会便宜他们的！”

林天南犹豫地说：“我到哪里去借钱啊？”

“哪里借钱？你一个大男人，这一点办法还没有吗？”

林天南看看她，没有说话，李母一语双关地：“天南，你入赘我家也有十来年了，想当初，你一个乡下人到城里读大学，又娶了我家的娟，住进了城里住进了我家，我们怎么对你你是最清楚的，现在我家有了点事情，做女婿的，不能当客人了……不过最近，你总是有点心不在焉，但愿没其他的心事吧？别分心，心思还是要用在家里头的！”

林天南看着岳母利害的目光，一下子有点无所适从了。

现在，他终于回到了现实。

浪漫之事，是不属于象他这样的人的。

七

平佳的父亲平清远是省城有名的老中医，有一栋独立的二层小楼，他在楼下开辟了一间诊所。

平佳回到家时，平父正在为一个病人做推拿，她一边放行李，一边问：“爸，忙着哪？”

“开会回来了？”平清远向女儿点点头。

“会散了就回来了，家里都好吧。”平佳说。

平父看看她：“都好，佳佳，你的脸色不大好，要好好休息……”他小声地：“一民在里面跟你妈聊天呢，你叫他过来，我有事找他。”

她看看平父，没有说话，往前走，走过一屋时，看见母亲和自己的丈夫张一民坐在那里，但没有进去，而是走到另一间屋，并且关上了门。

她和张一民已经很久没有话说了。

啊，这是一次失败的婚姻，虽然可以说双方都没有什么责任（如果有的话，也一时难以分清谁是谁非），但毕竟是一个摆脱不掉的心思。

她进了房间。现在，她只想让自己静一下，再静一下。

八

从母亲的屋里，正好可以看到平佳的身影，母亲和张一民对望了一下，都有点尴尬地转开脸，母亲好心地说：“一民，你放心，我会去劝佳佳的，毕竟你们也结婚有五年了，她也是一

时发小孩子的脾气，别当真。离婚？她说说的，小夫妻吵架，都把离婚挂在嘴上的，你去陪陪老头子，我去和佳佳谈谈。”

说着，她走向平佳的房间，类似的这种谈话，也不知进行了多少次，至于有多少效果，真是天知道，但做为母亲，她必须去作。

张一民像一个无辜受屈的孩子似的，点点头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目送着母亲走出房间。

他是平佳父亲的得意门生，一个很有前途的医生。

曾几何时，他们也有热恋的时候——长长的让人透不过气来的亲吻，紧紧拥缠在一起的紧张的肢体，在黑夜里，那惊心动魄的时刻，那耳边狂热的呻吟和含糊不清的絮语……

但此刻，只有冷冷的隔膜。

他软软地站起身，向着外面的诊室走去。

九

进了女儿的房间，母亲耐心地说：

“一民哪一点不好，你也不想想，他是你爸的学生，又是医生，要体面有体面，要技术有技术，对我们老人也不错，我真想不通，连你也赶什么时髦，闹什么离婚！”

“妈！我的事情你们别管好不好？你不让我回娘家住就直说，我大不了搬到外面去租房子住！”

在母亲面前，平佳耍起了孩子脾气。

“传出去要被人笑话的！”

“现在几年了？人家可没有功夫管你的闲事！”

“可你是我的女儿，我要管！离婚像什么样子！现在再现

代再发达,我就不希望我们家里有离婚的!别人家要离要分是他们的事情,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中医世家,讲究的就是和气!”

“和气和气!妈!你当和气生财啊!这不是用在我婚姻上的!”

“一民到底有哪一点不好?”

“妈,婚姻跟好不好是两码事!他是好人,但是并不是说我跟他过到一块!”

“都过了五年了还过不到一块?”

“是的,”平佳说,眼睛看着窗外,“所以我要离婚。”

这是一个 31 岁少妇的绝情的话。

她现在看起来还是那么的美丽、健康、清新,所以,她可以说。

母亲深深地叹口气,因为,她了解自己的女儿。

十

平家,客厅。

平清远对病人说:“你好了,可以回去了,不过要注意休息才行,知道么。”

病人一边穿衣,一边说:“谢谢平老,那我先走了。”

“不客气。”平清远说着,一边送病人出门,正好张一民进来。

“爸爸,你叫我?”

“一民,你过来,这是怎么回事?”

平清远拿出一本杂志,递给张一民。